

# 爱的选择

■吕高排

我见到吴艳红那天,天气非常晴朗。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,孱弱中透着坚强。几个月前,这位女子果敢地替丈夫、退役军人钱芳炎作出的决定,挽救了3名器官衰竭患者,让2名失明患者重见光明。

今年6月27日凌晨,上了整整一天班,又开了4小时代驾的钱芳炎,在骑电瓶车回家的路上,撞在大桥护栏上,造成重型颅脑损伤。这座大桥离家只有1.5公里,可他再也未能回到幸福的家中。

那是钱芳炎最后的时刻。医生无奈地宣布,他已经脑死亡。在巨大的悲痛中,吴艳红想起了爱人曾经对她说过的一句话。那是去年夏天,钱芳炎看到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器官捐献的纪录片,突然对吴艳红说:“咱们往后倒不如把器官捐献了,还能造福其他人。”吴艳红看着爱人认真的样子,笑着点了点头。爱人那天说的话,在这一刻变成了两人之间的约定。

在得到钱芳炎主治医生的肯定答复后,她将捐献器官的决定告诉了公婆和女儿。公公钱云昌听后说:“这是件善事,我支持。他是党员、退役军人,你的决定是对的。”吴艳红的婆婆红着眼睛,点头表示同意。

不久,吴艳红在浙江省器官捐献获取服务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陪同下,在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见证下,郑重地在《人体器官捐献亲属确认登记表》上签字,捐出钱芳炎身上可用的双肾、肝脏和双眼角膜。一周后,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她,5个受捐助的对象,手术全部成功。

陈世民是衢江区大洲镇武装部部长,提起同年入伍的战友钱芳炎,他的声音顿时哽咽了:“在我们那一批兵中,钱芳炎又高又帅,军事素质特别过硬,单双杠训练成绩是全连第一名。我们是野战

部队的侦察连,训练很苦,他的腰椎和手臂后来受了伤……每次10公里武装越野,他都要帮战友扛枪,有时身上挂着四五杆,从不叫一声苦。”

“我们在吉林通化的一个地方集训时,村里有位老人90多岁了,孤身一人生活。钱芳炎每天都要去她家,帮忙打扫院子、挑水。钱芳炎还当过炊事班班长。东北的冬天很冷。每天早晨,他都是第一个起来,把火烧上,把面和好,才把大家叫起来。”和钱芳炎曾在一个公务班当兵的程英华说:“他当了5年兵,在这期间入了党,立过三等功,还4次获得‘优秀士兵’称号,荣誉没有一年落空的,可见他表现得多么突出……”

钱芳炎退役后,在柯城区政府事务中心做司机,下班后也不闲着,在网约平台做代驾司机。家门口有一片闲置的地方,他便在那儿种了些辣椒和西红柿,不仅绿化了环境,还可以小有收

获。每天早晨,钱芳炎和吴艳红一个送大女儿,另一个送小女儿去上学。吴艳红身体不太好,钱芳炎便一直没有让她出去工作。

整理钱芳炎的遗物时,吴艳红才发现,他无偿献过4次血。今年2月,正是他工作最累的时候,又悄悄献了300毫升。“他要说一声,我也可以给他买些营养品,补补身子。可他一声没吭。”村民郑定慧因为车祸成了植物人,他送去500元钱。这500元钱对钱芳炎来说,需要跑一个星期代驾才能挣到。钱芳炎说:“他不能动了,可我还能动,我应该帮助他。”

“他每次出差,看见好看的衣服,就会买给我。单位食堂发一个酸奶,他也要带回家给孩子喝,还总是说自己不爱喝。他一下班,就穿上围裙,跑进厨房做饭。他在部队就是炊事员,做饭好吃,我和孩子都喜欢……”吴艳红回忆着关于



姜晨绘



## 笔尖“引路人”

■董浩田

件不认同,只是一时还没想好如何与我沟通。

“这篇文章你写得很用心,细节翔实,完整呈现了排爆训练过程。”父亲缓缓开口,首先肯定了我。我稍稍松了口气,但知道接下来他会提修改意见。

父亲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,继续说:“文章应该做到信、达、雅,现在‘信’没有问题,‘达’可能还没有做到,至于‘雅’还需要长期笔耕历练。”

“我把训练过程很详细地写出来了,大家一定都能看懂,怎么就没做到‘达’呢?”我忍不住反驳。

“‘达’确实是让读者都能看懂,但是这篇文章让大家看到的还只是排爆过程,感受不到训练的困难和战士们的艰辛。”父亲指着一个段落接着说,“这里,你写了这名战士排爆训练顺利完成,非常开心。但是,读者看到后,可能会觉得不太理解,为什么正常的训练能产生这样的情绪波动?”

“谁成功了不高兴啊?”我嘟囔着。

“但这里的文字情绪是平淡的。那么原因呢?你不是跟我说过吗,在之前的训练任务中,这名战士没有顺利完成,而这次的成功刚好是他的一次飞跃,所以他非常开心。”

我撇了撇嘴,不再说话。

父亲看出了我的执拗,没有再说什么,只是将稿件放回桌子上,叫我吃饭。事后,我没有根据他的意见进行修改,将原稿投给了新闻媒体。结果可想而知,稿件被退了回来。没想到,编辑老师的修改意见与父亲说的如出一辙。我又找父亲深入探讨,将稿件重新修改才获得通过。

摔了跟头,我开始直面自己的不足。后来的日子里,父亲依旧时不时会指导我,给我传授一些写作经验,让我受益匪浅。

今年“八一”前夕,单位组织我们前往山区的一所小学,为孩子们开展国防教育。我负责此次的宣传报道工作,准备采访几名儿童。去之前,我列了详细

爱人的点点滴滴,说着说着便哽咽了。

7月26日,吴艳红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平台上也注册了自己的信息,获得一张金灿灿的捐献志愿卡。她要和丈夫一样,以后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。

因为年久失修,钱芳炎父母家的老房子里有些地方漏雨了,墙皮开始往下掉。“他跟我说好的,过段时间要回来帮我修房子……”钱芳炎的父亲钱云昌有些说不下去了。钱云昌个头不高,头发全白了,却是种地的好手,至今和老伴儿毛樟花打理着1.5亩橘林和1.5亩水稻。

钱芳炎家里出过两个响当当的人物:钱芳炎的爷爷钱规成和外公毛炳奎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。在朝鲜战场上,两人与敌人拼死搏杀,立下过赫赫战功。钱芳炎的外公去世前,身体里还藏着子弹。那年,18岁的钱芳炎说:“我也想和爷爷、外公一样去当兵。”全家都为他骄傲。

“搬到城里去住后,他几乎每周都回来,帮我们打扫院子,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。”毛樟花说着,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……

钱芳炎去世后,吴艳红带着两个女儿来到他的墓地——离家1公里的一片橘园里祭奠。大女儿钱韵苗正在读初三。那天,我向她想不想爸爸,她说完“想”,就把头扭过去,双手捂住了眼睛。5岁的小女儿钱米可说:“爸爸最疼我了,回来总给我买吃的,我每天都等着呢。”

离开衢州,我发现,这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退役军人,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,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找不出耀眼的光环。但是他们全家人身上,充满了爱,似乎又有一束光,照亮了一方天地,照亮了平凡的人生,照亮了他人的希望和明天,让平凡的生活变得美丽而温暖。

## 家庭秀

爸爸  
我想做一只小鸟  
陪你一起  
飞上蔚蓝的天空  
尽情地采摘花朵

爸爸  
此刻,我就是一只小鸟  
飞向你张开的臂膀  
让心底这份喜悦  
紧紧围绕在你身旁  
吴晓峰配文

定格 第76集团军某旅  
空中机械师马锋任务  
结束这天,女儿早早在停机坪  
等候他。图为父女俩团聚的  
温馨场景。 陈毅摄

的采访提纲,信心满满地认为采访任务一定能圆满完成。到了现场才发现,一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。几个孩子怯生生地看着我。我微笑着看着他们,尽量轻声细语地问问题,可孩子们腼腆害羞,谁都不说话。

一天下来,采访进展很慢。到了晚上,我沮丧地打电话给父亲:“爸,这次采访很不顺利,孩子们不愿意跟我交流。”电话那头,父亲静静地听我倾诉,直到我说完后,他才开口:“你遇到困难为什么愿意给我打电话呢?”

“因为您是我爸啊!”我想,这有什么好问的呢?

“是啊,我是你爸,是你亲近、熟悉的人,所以你有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说。那么,如果我是陌生人呢?你还愿意跟我说吗?”父亲反问道。

“当然不会。”我突然意识到,孩子们可能是因为我与他们不熟悉,所以不好意思跟我交流。

想通这些,第二天,我特地去陪孩子们玩耍。欢声笑语中,孩子们很快跟我亲近起来,采访在轻松的氛围中顺利展开了……

采访结束后,我坐在返回营区的车里,静静地看着窗外绵延的大山出神。军事新闻写作“山高路远”,在字里行间里攀爬,在用心用情中行走;这期间,父亲的殷切目光如影相随,让我的军旅新闻路也平添了几多父爱的底色。

## 家人

我家六兄妹,文凯是最小的,也是让我这个姐姐最牵挂的。

1994年11月,文凯参军入伍。参军这件事起初他并不热心,父亲似乎更积极,我则站在父亲的一边。我心中的“小九九”是,老家在陕南大巴山区,地处偏远,生活条件艰苦,我希望他能走出大山,去看看外面的世界,能到大城市最好,学点本领,增长见识。我猜测,父亲希望他到部队锻炼,或许也考虑过这个因素吧。哪晓得,出了大巴山,文凯去了另一座大山。那山,位于云南省麻栗坡县,叫老山。

边境作战结束后,边境附近的许多山坡、河谷、密林埋有地雷。这些地雷经过岁月侵蚀,有的保险已经锈蚀,处于待发状态,有的深埋地下,有的裸露在地表,给周围的老百姓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威胁。为了解决雷场问题,文凯所在部队开展了多次扫雷行动。

有一段时间,文凯每天带领全班战士,顶着炎炎烈日,穿着沉重的防护服,扛着爆破装置,奋战在潮湿的密林。他总是第一个进入雷场,最后一个离开,忙起来几乎顾不上想家。

一天夜里,文凯梦见父亲从很高的地方摔下来。凭直觉,他感到父亲的身体状态可能不太好。由于他所在的连队当时还没有电话,便跑去隔壁连队借电话,给家里打了过来。平时,父亲总是电话一响就接起来。这一次,反倒是小妹晓杭接的电话。再三追问下,她才告诉文凯,父亲生病住院,已无大碍,父亲再三叮嘱不让告诉他。

然而,几个月后,父亲还是离开了。在他病重期间,我们委婉地征求他的意见,是否要给文凯发电报。父亲只说,等他任务结束后再说。整理遗物的时候,我们发现,父亲枕头下放着一封慰问信。那是春节期间,部队寄给军属的彩色扫雷图片和文字。他的黑漆眼镜盒里,还有一张纸条,详细地记录着他收到文凯家书和接到电话的时间。

5月的一天上午,文凯和战友们在扫雷作业时,新兵马志华的蜂鸣器响个不停。显然,这块地底下肯定多雷。小马处理不了这种情况,就报告给文凯。文凯让小马挪到自己身后,自己接手对付这块险地。事后,文凯也感到惊讶,不到1平方米的地方,居然埋了72颗手榴弹和多颗高射机枪子弹。有的手榴弹木柄已经腐烂,拉火绳就裸露在外,稍有不慎,就会爆炸。

后来,文凯和战友们返回驻地途中,又发现通往老山主峰的公路拐弯处的绝壁上,悬挂着一发炮弹。这发炮弹如果坠落到公路上爆炸,后果不堪设想。这项任务棘手而危险,文凯攀上崖壁,用了半个小时才将炮弹顺利拆除。

在他的带领下,他们班成功排除地雷数千枚,圆满完成任务。休整的那天,文凯准备到隔壁连队打长途电话,向指导员刘晓韩请假时,发现他的眼神有些异样。指导员对他说,去吧,电话打通以后,代问家人好。这一天,距离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个多月了。

那天,文凯得知实情,跟踉跄跄地回到了连队,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整整哭了一天。第二天,新的一轮烈日升起在老山丛林,文凯再次和战友们进入雷场。

## 棉被

■赵楠 王孝经

小了,导致棉花铺得薄厚不均匀,只好把棉花收起来重新揪。这样来来回回好几次,王亚娟累得差点直不起腰。棉花铺好后,缝被子又成了难题。缝的时候,由于手法不熟练,王亚娟的手总被针扎。即便这样,她依然没有停下来,缝了拆,拆了缝,最终还是完成了。

被子缝好后,王亚娟迫不及待地背上被子,坐了近两个小时的大巴车,又搭上部队的拉水车,辗转来到了高亮驻守的高山站点。那天,高亮接过妻子亲手做的棉被,把她紧紧地拥在怀里。

时至今日,这床棉被已经伴随高亮驻守站点10多年,平时被珍藏起来,遇上特别寒冷的天气,他才舍得拿出来盖在军被上。盖这床棉被,妻子的关爱仿佛就在身边。

那个傍晚,正在休假的高亮陪妻子逛街。看到一家店里出售的几颜六色的被子,他不由得想起了爱人为他亲手缝的那床棉被。思绪拉回,高亮深情地看向她:“亚娟,谢谢你……”

## 那年那时

10多年前,高亮在海军某部服役,驻守在一处高山站点。当时,他和5名战友一起住在一个铁皮方舱里,冬天非常寒冷。

一天夜里,他打电话跟妻子王亚娟说:“我们晚上睡觉时,必须把头和脚都包上,不然第二天就可能变成‘白胡子老爷爷’。”说着无意,听者有心。王亚娟决定亲手缝一床棉被,让爱人能暖暖和和地睡个好觉。

王亚娟从没有做过针线活,以前缀个纽扣都得找人帮忙。为了缝被子,她向单位几位缝过棉被的大姐请教,又去市场一家挨着一家打听,对比选择材料,总算买到了心仪的棉花、布线。

做棉被时,她按单位大姐教的方法,先将被里推开,按尺寸揪棉花,再平整地铺在上面。刚开始揪棉花,她把握不好分寸,要么揪大了,要么揪

## 两代之间

父亲退休前,在部队从事过多年新闻报道工作,业务水平有口皆碑。在军事与文字的双重熏陶下,我长大后考上了军校。毕业来到部队后,由于发表过一些“小豆腐块”,我也被分配从事新闻报道工作。说起这些,我起初是有压力的,生怕别人说我深得父亲的真传。

尽管压力不小,但我刚开始负责新闻工作时,对父亲这个“老新闻人”的写作手法并不是很信服。那次的任务是报道支队特战排的排爆训练。那天,我早就到了现场,还将训练全过程,甚至包括排爆服的重量等许多具体细节都记录下来。我认为,有了如此详尽的细节,这一定是篇不错的稿件。

谁承想,我将文章给父亲审阅后,他沉默了。我的心也跟着沉了。我了解父亲,他的沉默就代表他对这篇稿

